

马丁悬念故事
系列

澳大利亚 | S.R. 马丁 著
侯晓光 译

奇怪车站

冷

STRANGE STATION · COLD

知藏出版社

- 谁想踏上荣誉之旅？
- 报复的火焰像冰一样寒冷。

马丁悬念故事
系列

奇怪车站

冷

STRANGE STATION · COLD

知識出版社



Text copyright © S R Martin 1997

First published by Scholas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 in 1997.
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Scholastic Australia
Pty Limit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1-337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怪车站;冷/(澳)S. R. 马丁著;侯晓光译. —北京:知识出版社,
2001.9

(马丁悬念故事系列)

ISBN 7-5015-3153-6

I. ①奇…②冷… II. ①马…②侯… III. 故事-作品集-澳-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9901 号

奇怪车站·冷

著 者: S. R. 马丁

译 者: 侯晓光

责任编辑: 严 峻

装帧设计: 童行侃

责任校对: 王玉琴

责任印刷: 任其忻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68315606 邮编:100037)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市海日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开

印 张: 3.375

字 数: 43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0

ISBN 7-5015-3153-6/I·255 定 价: 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S. R. 马丁

S. R. 马丁出生在佩思海边的郊区并在那里长大。海洋的魅力使他最早从事于海洋生物学的研究,但当他发现所收集的标本放在橘子下和白兰地酒调料下比放在显微镜下更好看时,他决定结束这一职业。在短暂经历了银行、教师和记者的职业生涯后,漫游四海的念头驱使他走遍了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城市,接下来他先后居住在香港、台湾、韩国、英国和美国。回到澳大利亚后,他定居墨尔本,并开始了自由写作者的生涯。他用笔名出版了成人短篇故事文集,同时出版了失眠症候系列小说(中译本译为马丁悬念故事系列)和一本青少年小说,并在1997年出版了另一本成人小说。他的很多作品都被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

目 录

奇怪车站 (1)

冷 (53)

马丁悬念故事系列

奇怪车站



第一章

斯图尔特总是记不住他的那些徽章是怎么得来的。他有很多徽章，衬衫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牌牌儿，谁挂着它都会得意洋洋的，斯图尔特更是如此，可他却忘记了大部分徽章的来历。有些徽章的来历倒是很容易猜出来，比如那枚上面绣了个绳结的，一看便知是系绳比赛得来的；还有那枚上面有面交叉的小旗子的，肯定是旗语信号的意思。至于几年来他是如何获得那么多的徽章，他早已是一片茫然。

他现在要拿出来的这枚，蓝色的，下面有两个支脚，至于什么意思他是一丁点都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要和保罗和约翰坐火车或汽车去城外，去追寻很多年以前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留下的遗迹。这差不多要花掉整整一个星期天。

童子军领队给他们讲过这枚徽章的故事。斯图尔特相信保罗和约翰记住了这枚徽章的名字，但当时他走神了，而现在去问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会显得非常愚蠢。

不过，现在他们坐在火车站里，他们两个很清楚要去干嘛而他却一无所知。这让他觉得更蠢。

斯图尔特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穿衣服是这样，思考问题是这样，几乎什么事都是如此。他的态度是“何必劳神费力”，而且从来没有跟他仔细计较过这些，一般情况下朋友们还都说得过去。他参加童子军的惟一理由是他的朋友们参加了。虽然他喜欢参与里面的活动，但他却觉得随时可以来，也可以离开。

斯图尔特喜欢的是不用自己拿主意。

※ ※ ※

火车在一片刺耳的杂音中驶进车站，缓缓停在月台，高大威武，银光闪闪，哧地一声门开了。天还早，车站上除了卖票的老头儿，

就只有他们仨。火车停在那儿，喘着气，静静地候着客人。他们走进车厢，每人横着占了个座位。

“请勿将脚放在座位上。”保罗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块铁路局的牌子，嘿嘿笑着，把一只脚架在对面的椅背上，另一只脚放在地上，“他们没说不能放在椅背上吧？”

他们都笑了起来，斯图尔特和约翰也把脚架在椅背上。

“今儿这一天可真是见鬼。我们要坐好几站到乡下，然后走个半死，找几个破旧遗迹抄点什么回来。”约翰说。

“正是这些学习的技能让你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保罗模仿着他们的童子军领队海默先生的样子，“学习做出艰难的决定，学会支持别人与合作，会让今天的童子军成为明天的总经理。”

“我爸爸就是被他的总理解雇的，”斯图尔特快快地说，“就是因为制订什么底线和如何实现利润目标。我猜我爸以前肯定也是个童子军。”

“这跟与团队中的一分子毫不相干，我觉得。”约翰插了一句。火车的门发出一声尖厉的声音。他们三人立刻不说话了。

“嘿嚯，嘿嚯，我们要出发啰。”

火车徐徐起动，慢慢加速，穿出城里，穿越郊区，向着目的地驶去。

第二章

天气很热，热得让人没脾气。

火车隆隆驶过城区边缘最后几栋摇摇欲坠的房子，穿过灌木地带，向终点站飞奔。轨道旁到处是软饮罐、瓶子和空快餐盒，使得树木之间的道路像是平滑的脸上长了许多又丑又烂的疤。

斯图尔特坐在窗旁，看着树丛中因火车经过而惊起的玫瑰鹦鹉和嘎拉鸟。它们的叫声淹没在火车的隆隆声中，但斯图尔特想像着鸟儿们的叫声唧唧喳喳地交织在一起，似乎在抗议火车扰乱了它们的平静和安宁。不知怎地，这一群群的鸟儿让他想起了“皇家复活节晚会”中的蓝色小精灵，聚集在一起，朝着同一方向飞去，模样怪怪的、五颜六色、嘈嘈杂杂。

在黑土绿树的映衬下，这些红色的、白

色的和黄色的小鸟飞舞的样子像是在灰濛濛的冬日里炸开的笑声。

在一个长长的拐弯处，斯图尔特看见轨道在前面极力地延伸出去，热浪翻涌，仿佛阵阵气雾。

※ ※ ※

火车驶进堆料场，长长地喘着气，停了下来。

“我们到站了，牛也到站了。”保罗一边下车一边说着风凉话。

他们走出车站，沿着街道转来转去，到处是畜栏，里面圈着垂头丧气的畜牲。这些可怜的家伙迷惑地看着他们，从辽阔的牧场被带到这儿挤成一团，等着被卖掉，它们可真是受惊不小。他们钻来扭去，侧着身子，踉踉跄跄似乎根本走不动，身上沾上了牛粪，长途跋涉之后看上去瘦小疲惫。

“这能把人折腾死，”约翰说着迈上一个最低的栏杆，扫视了一下一望无际的牛群和尘土，“像是几百个牛排三明治和上等肉馅。”

“在办公室上班肯定和这差不多。”斯图尔特附和道。

“什么？牛排三明治和上等肉馅？”约翰吃吃地笑着。

“你好像一提到公司就气不打一处来。”保罗说。

“只是替我爸爸难过。”斯图尔特说，“他自从被裁掉后情绪一直就不好。”

“我记得你说他被解雇了。”

“一样。这是他们最近给解雇新发明的一个词。是我爸爸说的。”斯图尔特从牛栏杆上跳下来。“我们还是走吧。”

他们终于走出牛群，找到一条满是商铺的街道。

这些店铺的顾客都是牛栏的主人和工人。街道其实只有3个酒馆、几个快餐店、1个加油站和1个小百货商店兼超市。

“乱糟糟的小镇。”保罗一边说一边掏出地图查了起来，“我们要找的第一处纪念碑应该在一个公园里，从这儿下去。”

“什么公园？”斯图尔特和约翰同时问

道。

“信不信由你，叫纪念公园。”

“地道。”约翰说。

他们又走了 5 分钟，来到一块平坦的开阔地，阳光烧烤着地面，地上长着一层细小枯黄的草根，这里以前一定是一片草坪。周围是巨大的兰花树，构成一道绿色和紫色交织的边界线。这奇异的颜色组合使这里的地面和干草更显得干燥，死气沉沉，了无生机。

公园中央孤零零的一个基座上立着一块石碑，指着天，看上去傻乎乎地竖在干燥的地中间，就像周围的兰花树一样不协调。

“想想呵，这就是我们的作品。”他们走向石碑，约翰说，“上面肯定有什么蹩脚的诗，那个苏格兰人，叫什么布恩斯的家伙。所有这些东西上都有苏格兰的诗。”

“为什么？”斯图尔特问。

“我猜是当时还没有澳大利亚诗人吧。”

“我觉得我们早就有澳大利亚诗人了。”

斯图尔特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

这次约翰错了。石碑上简单地刻着：为纪念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死去的人们，1914 ~ 1918。

“简洁，煽情，说到了点儿上。”保罗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大卷肉饼。谁有笔把它写下来？”

三人一起翻自己的口袋，但什么也没有翻出来。

“好吧，”斯图尔特说，“我去超市买一支回来。我也想喝点什么的。”

“买2份。”保罗冲着斯图尔特的背影喊道。

“3份。”约翰也喊，“顺便问问他们知不知道去尼德里的路，那儿可能有另外一个墓碑。”

斯图尔特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公园。保罗和约翰在碑座上坐下来等着。

如果你管它叫作超市真是太客气了。有货架，但是杂乱无章，大部分商品还都在包装箱里，箱口半敞着，好让人看清里边儿的货色。斯图尔特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想找一

支钢笔,但没有找到。最后,他在商店的后面撞上了一个柜台(他自己也觉得惊讶),没人。但柜台上放着一只铜铃,上面贴着一张字条:如需服务,请摇铃。

他摇了摇铃。

一个男人从彩色条纹的塑料门帘后面冒了出来,大块头,脸红通通的,身上裹着一股浓浓的酒精和烟草味。他重重地靠在柜台上。

“要什么,朋友?”他口齿含糊地问道。

“我想买一支钢笔。”斯图尔特犹犹豫豫地说。

那男人伸手从柜台底下掏出一支旧式的圆珠笔,叭地一声拍在他面前。

“3块钱!”

斯图尔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一支笔?笔头都快没有了!你打劫呀!”

男人干笑起来,“好吧,去别地儿看看吧。”他转身撩起门帘走进后面。

“我想没别的地儿了吧?”

男人哼哼地乐了几声。